



陳繁昌教授，香港科技大學校長。出身筲箕灣阿公岩，獲獎學金遠赴美國加州理工學院修讀本科及碩士課程，並在史丹福大學攻讀博士。留美四十年，歷任耶魯大學及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（UCLA）教授、美國國家科學基金助理署長。陳教授大半生尋找教研夢，對教育、科技發展、培育年輕一代亦有獨到見解。

本月初，財政司司長曾俊華率領由香港貿易發展局籌辦的代表團，一行三十多人到中東考察，我亦獲邀隨團代表大學及創科界，其他代表則分別來自金融、工程及建築界等，代表團主要到杜拜及伊朗首都德黑蘭作交流訪問。

自五十年前杜拜這個小港口發現石油，經濟與基建得以迅速發展，加上地處中東戰略位置，如今已成阿聯酋最繁榮的首長國及中東經商樞紐。八十年代，杜拜政府希望在經濟發展上擺脫對石油的依賴，就開始經濟多元化轉型，除了積極發展旅遊業，更開放多個自由貿易區吸引外資，而當地的創新科技發展亦不容忽視，多家國際大型科企如Google、微軟及IBM等都進駐杜拜網絡城，現時石油收入已佔少數，我實在欣賞當地不靠「食老本」的那種自覺性。

我作為阿卜杜拉國王科技大學的校董，每年都要到沙地阿拉伯出席一次校董會會議，杜拜是必經的中轉站，今次的考察讓我有更深了解。當地其實有不少港商，我就在杜拜參觀由貿發局舉辦展示香港企業產品的「時尚生活匯展」，還到訪初創企業及共用工作空間，創新創業風氣盛行。依我看來，杜拜就像處身中東的香港，當地以香港作借鑑，由港口慢慢變成國際金融都會，大家都是知識型經濟社會，以金融、旅遊、房地產馳名，但杜拜卻是香港的進化版，推動發展更快、更好。論國際化，說得上是超越香港，當地土生土長的人僅屬少數，反而聚集外籍人才。杜拜還有不少世界之最，最繁忙的機場、最大的購物商場、最高的摩天大樓，還打算在二〇二〇年發射探測器上火星。

除了杜拜，我們還到了伊朗。這次是我人生首

中東之行

次踏足伊朗，對其印象可說是有點出乎意料。伊朗以往一直受到聯合國制裁，但基什島及自由貿易區的發展速度尚算不錯，較想像中現代化，有點像八十年代中國開放初期，但伊朗的起跑線明顯較有優勢。自今年初歐盟及美國正式解除對伊朗的制裁，加上其位處亞洲及歐洲的重要通道，受惠中國「一帶一路」的策略，我相信伊朗將迅速與全球經濟再次接軌。

我們與伊朗的商界及創科界領袖會面，他們不約而同都很想跟香港合作，順道取經。當地擁有相當豐富的文化遺產，古老文化間接成就良好的教育根基，德黑蘭有不少優秀大學，我順道與兩家大學——謝里夫理工大學（Sharif）及阿米爾卡比爾理工大學，交流及討論合作機會。科大現時有二十多位來自伊朗的交換生，我更是其中一位伊朗本科生的Host Family家長，自二〇一二年就與伊朗著名大學Sharif入讀博士學位課程，此行我就獲其中一位首屆畢業生接待，感覺親切。Sharif非常國際化，是伊朗的尖子之選，教授大多出身美國頂尖大學。想深一層，伊朗倒有點像深圳，有豐富的技術及人才資源，對外開放貿易，到基什島及自由貿易區均不用簽證，可吸引更多外地優才，發展潛力相對優厚。

我在德黑蘭看美國總統大選直播，很多國際頻道都受到干擾，唯獨CCTV未受影響。大選結果出爐，特朗普曾聲言反對伊朗核協議，伊朗前路有太多不明朗因素，但擔憂也是言之過早，我們就拭目以待。閱

